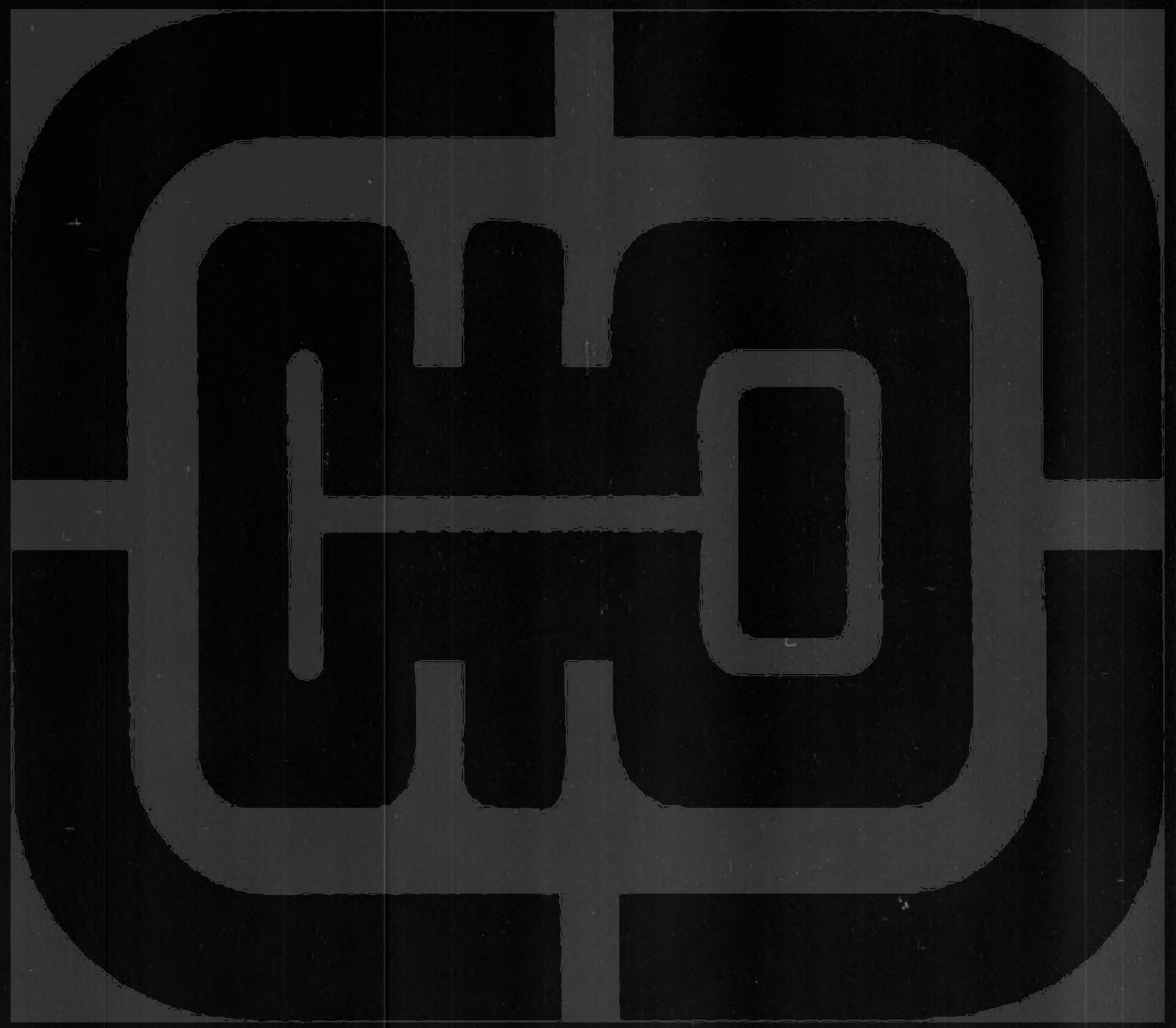


通鑑總類卷第十四

天文門

北魏崔浩知熒惑入秦分

晉義熙十一年。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亾。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亾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亾。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

亾。衆乃服浩之精妙

彗星爲劉裕將篡之應

十四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亾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高允辨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之謬

宋元嘉十六年。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二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宋劉勔不肯解職以避災

元徽二年。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

梁武帝下殿以禳星變

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元帝歎客星入翼軫必敗

承聖三年。魏兵且至。元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讖兆門

漢李守言劉氏當興李氏爲輔

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後。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穰人蔡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

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

光武接赤伏符而卽帝位

建武元年。蕭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耶。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請王卽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光武欲以讖斷郊祀事

七年。光武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光武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光武意乃解

桓譚非讖獲罪

中元元年。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光武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光武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光武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光武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放。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晉郭璞筮王敦舉事無成

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北魏詔焚圖讖

齊永明三年。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何璞曰。思向封。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唐太史按秘記云女主代有天下

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太宗愕然。因笑曰。

何物女子。乃爾男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君羨坐誅。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
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
今不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曰。
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
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
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
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田承嗣假讖文以誑李寶臣

大曆十年。田承嗣知范陽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
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
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
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
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
嗣以步卒繼之。茂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
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
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
寶臣慙怒而退

張權輿以名應圖讖譖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
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

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圖書門

漢蕭何收秦圖籍

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揔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

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税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後唐明宗令國子監雕賣九經

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曆法門

宋何承天撰元嘉新曆

元嘉二十一年。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乖異。謂宜仍舊。詔可。二十二年。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宮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錢樂之復

演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盖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唐李淳風推校精密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太宗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爲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方術門

漢谷永說成帝絕方術之士

永始三年。成帝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

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成帝善其言

張豐爲方士所誤被誅

建武四年。光武遣將軍朱祐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晉哀帝信方士以求長生

興寧二年。哀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爲。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哀帝以藥羸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秦王堅惑王嘉異術

晉太元九年。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嘉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嘉入長安。堅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北魏董道秀卜筮以不祥爲吉

宋元嘉二十一年。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臺高二百餘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

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梁太子信方士爲厭禱之術

中大通三年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踈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長廣王信術士之言不舉兵

陳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十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十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術士惡呂才敘陰陽之書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爲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加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窆既終未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遺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

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高宗不惑娑婆寐合長年藥

顯慶二年。初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說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郝處俊諫高宗餌不死藥

總章元年。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韋什方以妖妄惑衆

延載元年。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天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劉思禮惑於術士而謀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天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族誅之

鄭普思等皆以妖妄除美官

神龍元年。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中宗

所信重。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中宗皆不聽

明皇恩禮張果甚厚

開元二十二年。方士張果。自謂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明皇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明皇因誣奏尸解而信神仙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爲尸解。明皇由是頗信神仙

李藩勸憲宗絕方士之說

元和五年。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憲宗慕長生使方士臨民

十三年。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爲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

言於憲宗曰。天台山神仙所集。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及。憲宗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裴潾諫餌方士藥坐貶

十四年。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嚴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長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無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今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辨矣。憲宗怒。貶潾江陵令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十五年。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穆宗即位。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

張臯諫穆宗餌方士金石之藥

長慶四年。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穆宗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穆宗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趙歸眞以神仙之術說敬宗

寶曆二年。道士趙歸眞說敬宗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敬宗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敬宗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敬宗遣中使迎之。息元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李德裕諫武宗親近道士

會昌四年。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眞得幸。諫官屢以爲言。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武宗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間。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武宗餌金丹性加躁急

五年。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問李德裕

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修。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宣宗杖殺趙歸眞

六年。杖殺道士趙歸眞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柴嶽明言陰陽書不言帝王家

大中二年。宣宗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宣宗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韋廑信術士設醮以求官

大中十年。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廑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廑有異志。令我祭天。廑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爲盜。術士急。乃曰。韋廑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宣宗召廑面詰之。具知其寃。謂宰相曰。韋廑城南甲族。爲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廑永州司馬

宣宗晚節好神仙

十一年。宣宗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

山

軒轅集勸宣宗不必求長生

十二年。軒轅集至長安。宣宗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宣宗疑忌方深

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

中和二年。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亾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劒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劒耳。駢乃許之。勝至鹽。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

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劉巨容以燒藥爲金夷族

龍紀元年。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後唐僧誠惠以妖妄惑人

同光三年。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莊宗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趙鳳諫明宗召周玄豹

天成二年。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明宗貴不可言。及卽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明宗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閩王信陳守元避位受籙

長興二年。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命其子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閩王自負得寶皇卓謀稱帝

三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旣爲六十年天子。

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絶

陳守元號天師受賂

清泰二年。閩主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范延光信術士有非望之志

天福二年。初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

閩主鑄寶皇大帝於禁中

四年。閩主忌其叔父延武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道士王栖霞以治身心譏唐主

八年。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

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孫方簡以妖術聚衆爲盜

開運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群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

後漢李守貞信術士自稱秦王

乾祐元年。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亾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趙修巳素善術數。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

守貞不聽。僧摠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

僧摠倫以分野有災誣守貞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摠倫詰之。摠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

後周術者以鎮星紿慕容彥超

廣順二年。太祖發大梁至兗州。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乃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符彥卿女當爲天下母

顯德元年。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

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彦卿及世宗鎮澶州太祖爲世宗娶之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世宗問陳摶以飛升黃白之術

三年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遂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淮南徐溫紿張顥用左牙兵

後梁開平二年初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佛法門

漢楚王英最先好佛

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

好之

後趙敬事佛圖澄

東晉咸康元年。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輦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眞僞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王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姚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義熙元年。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世祖用崔浩言誅沙門毀經像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世祖。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

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世祖世祖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世祖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北魏高宗聽民爲沙門出家

二十九年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卽位群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鄴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

齊范縝盛稱無佛

永明二年。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東魏禁民立寺

梁大同四年。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武帝窮土木以增廣浮圖

中大同元年。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唐太宗責蕭瑀復悔出家

貞觀二十年。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

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彀。子孫覆亾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亾國之遺風。弃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廻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惟袞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僧法明撰大雲經

天授元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天后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魏傳弓發慧範姦贓

景龍元年。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中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窴極法。中宗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呂元泰諫中宗營建佛寺

二年。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

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明皇沙汰僧尼

開元二年。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户强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戒子孫勿追薦求福

九年。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

高郢諫代宗造章敬寺

大曆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求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

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

憲宗遣使迎佛骨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憲宗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韓愈諫迎佛骨入宮禁

十四年。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焚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亾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羌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

疑絕後代之惑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憲宗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李德裕諫敬宗生日度僧

長慶四年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敬宗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毀寺舍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

寺村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

李德裕禁五臺僧奔幽州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宣宗聽僧營葺所廢寺

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孫樵諫宣宗復僧寺

五年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

言邊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樽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中書奏禁私度僧尼

六年。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蕭倣說懿宗罷去講筵

咸通三年。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筴。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之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宗雖嘉奬。竟不能從

懿宗迎佛骨倣於元和

十四年。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

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舉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南唐邊鎬盛修佛事廢綱紀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侯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世宗悉罷非勑額寺院

顯德二年。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世宗毀銅像以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事神門

姚秦立符堅像以求福

東晉太元十四年。後秦王萇以符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萇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宋太子劭事嚴道育爲天師

元嘉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文帝。恚恨而殂。淑妃專揔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

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文帝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具以其事白文帝。文帝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唐狄仁傑奏焚吳楚淫祠

垂拱四年。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南漢張遇賢以事神爲賊主

後晉天福七年。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群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群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南漢主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張遇賢聽神言以取虔州

八年。南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南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爲備。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張遇賢以禱神無驗取敗

南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邊鎬爲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弃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奉道門

東晉王凝之以奉道爲孫恩所殺

隆安三年。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北魏崔浩師事寇謙之

宋景平元年。魏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

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

寇謙之勸魏主作靜輪宮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世祖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世祖不從

唐高宗拜道士潘師正

永隆元年。高宗幸汝州之溫湯。幸嵩山處士田遊巖所居。幸道士潘師正所居。高宗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虛無門

魏何晏等尚虛無以成俗

嘉平元年。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晉裴頠著崇有論釋虛無之感

元康七年。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

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狥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竝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麤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陰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頴論亦不能救也

祥瑞門

漢光武不受邵國祥瑞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光武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因出寶鼎抑虛譽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虛也

何敞惡四方屢言嘉瑞

章和元年。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

唐檀抑劉祗言芝草之瑞

元初六年。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巴部採戲言爲黃龍之見

永康元年。巴部言黃龍見。紛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部吏傳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吳人以言祥瑞爲筐篋中物

晉泰始九年。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

吳陳訓以青蓋入洛非吉祥

咸寧二年。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以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

吳以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

五年。吳有鬼目芝草。工人黃耆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書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北魏崔光言芝草不宜生於太極殿

梁天監四年。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世宗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蘇。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世宗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北周高祖焚九尾狐

陳太建九年。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唐太宗以祥瑞在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

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馮元常言瑞石之詐被黜責

光宅元年初馮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天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天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天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

俞文俊因諫慶山流嶺外

垂拱二年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天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李昭德屢抑獻符瑞

長壽元年天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天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天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天后甚慙

杜景儉不以秋梨花爲瑞

延載元年天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天后曰卿眞宰相也

薛謙光獻鼎銘爲明皇受命之符

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明皇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明皇敕州縣毋得奏祥瑞

十三年明皇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韓滉等誣奏瑞鹽生

大曆十二年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鎭往視之蔣鎭還奏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代宗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崔祐甫以猫鼠同乳爲妖

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

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嘉之

德宗却李鵶上慶雲圖

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鵶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憲宗不受毛龜之獻

永貞元年荆南獻毛龜二憲宗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文宗以時和年豐爲上瑞

開成三年初大和之末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悦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奏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文宗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黄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

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文宗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

後梁太祖責宋州獻瑞麥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爲宋州留後

漢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獲罪

初元二年。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

于定國等俱以災異乞骸骨

永光元年。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
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

王音言飛雉之變

鴻嘉二年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雌後
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
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
譴告人君甚微而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
於庭歷階登堂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成帝使中常侍黃門詔
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
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姦謀之計誣亂聖德如
此者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外有微行之
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
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宜
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楊雄等以鼓妖言聖失之象

建平二年丞相孔光自光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
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策免
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
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哀帝以問黃門侍郎楊
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
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

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

王嘉乞勿動干戈以應天變

四年。息夫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哀帝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凶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哀帝不聽

鮑宣乞退董賢以應天心

元壽元年。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亓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

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哀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

公孫閎因言災異被誅

元始五年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皆封爲列侯時廣平相班稺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稺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稺班倢伃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者異罰且班稺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

王莽以地動不爲害

天鳳三年地震大雨雪關東大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鄭興因日食諫光武之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令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光武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鍾離意乞罷北宮役以應天心

永平三年明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明帝因日食之變敕有司

八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鮑昱乞除禁錮以消旱災

建初元年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童帝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

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章帝納其言

順帝以大旱策問周舉

陽嘉三年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順帝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華政崇道變惑出後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順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順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何諫苟容者佞邪也

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

延熹元年五月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梁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桓帝由是怒冀

襄楷言河清之異

九年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二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

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楊賜封事言蛇變

建寧二年有青蛇見於御坐上靈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楊賜蔡邕各言災異

光和元年有黑氣憒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處常伯等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虹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傾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

城社又爲姦邪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竟奏靈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

符秦主以太白入井自爲渴

東晉升平元年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張孟乞前慕容氏以消星變

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東秋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符堅不肯以討蝗不滅罪劉蘭

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

乎。是歲秦大熟

武帝舉酒祝長星

二十年。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武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南燕王因郊祀之變乃大赦

義熙四年。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齊武帝不聽有司請禳災

永明元年。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輟膳三日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崔光言雞雛之爲異

梁天監三年。魏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

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後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異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事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北齊崔叔瓚謂士功不時蝗蟲爲災

陳永定元年。河南北大蝗。齊顯祖問於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趙郡王以血水爲輔公祐授首之徵

武德六年。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兵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祐。孝恭將發。

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太宗吞蝗爲民受災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天后不輟朝停酺以答天譴

天冊萬歲元年。初明堂既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又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臍血爲之。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天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天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天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王求禮以瑞雪三足牛爲災妖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謏諛之士也。天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爲之愀然

姚崇奏督州縣捕蝗

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蚿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倪若水不從捕蝗之命

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蝗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救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姚崇以太廟室壞不爲異

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宋璟說明皇日食修德

七年。五月。日有食之。明皇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楊國忠抑天下言災異

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明皇憂雨傷稼。國中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明皇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明皇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

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明皇默然

德宗時蝗不食稻

興元元年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陸贄請遣使賑撫諸道水災

貞元八年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德宗許爲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爲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干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離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德宗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從二臣之請天果雨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以淮浙水旱蠲租賦

七年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憲宗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文宗以久旱求致雨之方

大和八年文宗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司天監以彗星爲瑞星

咸通五年彗星出於婁長三丈巳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懿宗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楊知至奏蝗不食稼

乾符二年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皆賀

蜀主閉門不救火

後梁貞明元年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爲煨燼都指揮使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納

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畢。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蜀張雲謂彗星乃亡國之徵

後唐同光元年。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王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康澄言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長興三年。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祆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惑。明宗優詔奬之

後晉齊王欲刻碑紀塞河之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後漢隱帝時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趙延乂謂弭災莫如修德

三年。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隱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隱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饑饉門

唐德宗時比歲饑饉

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後晉括民穀至餒死者甚衆

天福八年。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

南踰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廓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糴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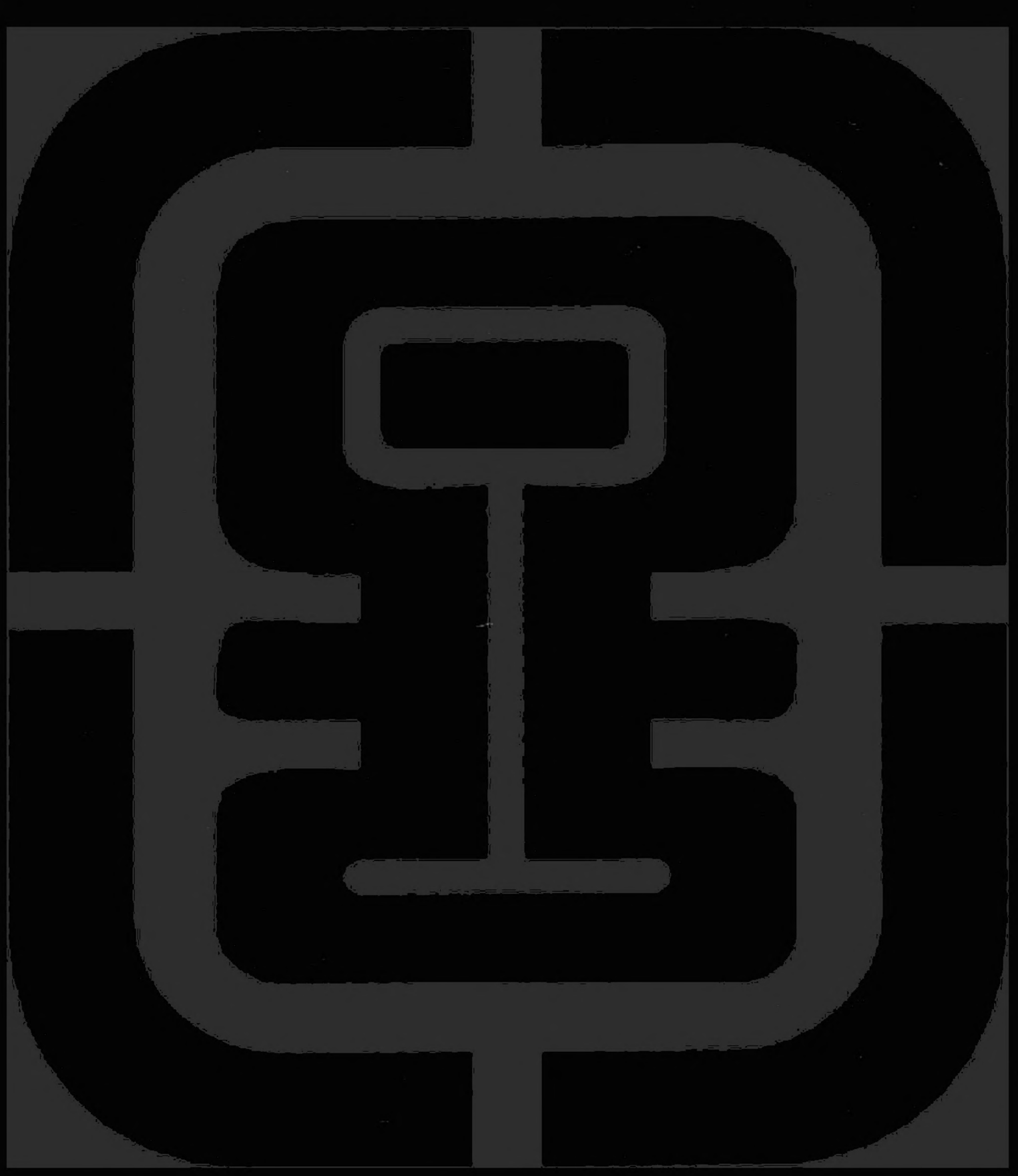
南唐饑民渡淮糴米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流民門

北魏爾朱兆委衆于高歡

梁中大通二年。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唐李渤乞革攤逃之弊

元和十四年。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産。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